

孙平 著

天理

陷阱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孙平 著

天理

陷阱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理：陷阱 / 孙平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12.2
ISBN 978-7-5399-4965-9

I. ①天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3076 号

书 名 天理：陷阱

著 者 孙 平

责任编辑 郝 鹏

文字编辑 钱新艳

装帧设计 刘 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2.75

字 数 42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965-9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——案子有情况 1

本案复杂在于聂晓初的折腾劲儿上。三年前，吉二林结交了一个情人，二人在外租了房屋经常幽会。聂发现吉二林常常深夜不归，就悄悄跟踪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发现了秘密。一天夜里十二点多，聂谎报家中有贼，领警察当场抓获正在床上的二人。从此矛盾恶化，变成了两只斗架的公鸡，分居是当然的事。

第二章 权力和良心——孰轻孰重 25

“我说，梁庭长，”匡世衡自从当了检察长之后，对梁永斌的口气上有了些变化，与工作有些联系的，一律称职务，比如现在称呼“梁庭长”；如果有领导和其他人在场，则称呼其名为“永斌”，以显示相互之亲密；如果是在私下里，仅几个朋友在一起，则称呼“梁兄”，以显示自己的尊重。

匡世衡认为，别小看这种称呼，也是在官场厮混的一种技巧。

第三章 从一人之下到众人之上 52

李仁杰与张成功是老同学，大家酒足饭饱，面红耳热，气氛热闹异常。

“张检！你是省领导，老同学有幸敬您几杯酒，也是福分哪！”李仁杰说。

“书记大人，您客气了！我只是部门副职，哪里像您地方大员，位高权重。江湖市的检察工作还要仰仗您加强领导的。”张成功谦逊地说。

“支持大康和小匡他们的工作，我是责无旁贷的。请江局长一如既往给予支持，谢谢！请老大哥市的检察长们常来我市指导！”大家一听李仁杰的话，纷纷站起身来。

第四章 主席讲话不要卖关子 74

匡世衡自己也感到好笑，昨天白天在反贪会议上发言，自己是个多么风光的人，说的话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听到；可是昨天晚上进入这个房间，自己就不希望有第二个人见到；两人之间说的情话，更不希望被任何人听到。

白天是假登登公务员，晚上是活脱脱的服务员。或者诚如老百姓说的：白天是教授，晚上是禽兽。

第五章 升官是八小时之内的事

89

“什么叫到届？”匡晓艳问。

“就是政府的市长、法院院长、检察院检察长在位子上任职的时间，法律规定五年为一届，不得超过两届。王伯伯已经干了九年，到明年就是第十年了，而且他到了退休的年龄。”尹蕊解释。

“人家王伯伯明年才退休，我爸就想着当正的了，是不是有点急吼吼的？”匡晓艳说。

第六章 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出手时决不手软

121

“嗯，这个案子有点烦，双方当事人到处写信，我这儿还有两封领导批来的信呢。”梁永斌说。

陆达甫插言道：“现在，有的当事人就喜欢到处写信，想给我们施加压力，有的官员一看来信，就以为他说得有理，就批来了，怕上访，怕来信，怪了。”

第七章 没有权力就只有受气的份

174

男人需要的是什麼？匡世衡问自己：“你要平心而论，自己不许对自己撒谎行吗？”行，我对自己绝不说假话。“你第一需要是什么？”

权力。男人没有权力不行。没有权力的人，只有受气的份。被批评、挨训斥，看人脸色，仰人鼻息，低声说话，下气做人，甚至漂亮妻子给人玩了也不敢吭气，不孝子女忤逆了忍气吞声。我匡世衡不愿做这样的人。

第八章 生活在现实的人情社会里

207

他心里明白，他所说的大局与班筱鸥所说的大局可能在内容上有区别。班筱鸥要求他服务大局，显然是指要判决机电厂能赢官司，让机电厂有钱去支付社会养老金，支付工人工资，这样就是对企业改革的倾斜支持，是对大局的有效服务。

而这一切都是从班筱鸥这个市委副秘书长口中说出，无形中让人感到，这不是个人的意见，很可能是代表一级组织的意见，是一种必须要遵守的指示，否则就不是保持一致。

第九章 让人窝火的领导

238

“不过，个人向组织襟怀坦白，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也是组织上提倡的嘛。你的敬业精神、工作能力和工作魄力，组织上是了解的，你回去后要继续努力工作，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寄予的厚望。”吴笑凯很严谨地说着，一边从话里透出些信息给他。

李仁杰从他说的厚望里，似乎听出了一点令人欣喜的信息。既然是厚望，一定是要他做好挑重担准备的意思，他想。

第十章 仕途上的竞争对手

304

梁永斌笑了笑，答道：“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微妙的，而且变数也大，随着自我感觉的变化，关系也会由生而熟，由远而近，由疏而密，由同而和，由和而亲，也可能再反向发展，因而不大可能一成不变的。你说的这几类男女朋友也是有的，只不过，到底属哪类，双方心里都有数，说白了，反倒没有味道了。”

第一章 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——案子有情况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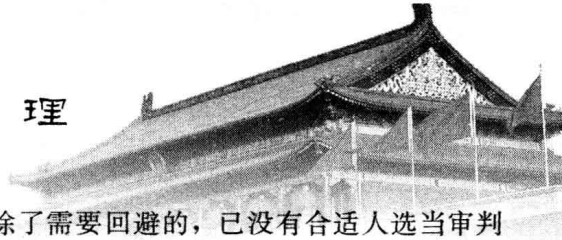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。太阳照在酱红色花岗岩院墙上，“江湖市中级人民法院”九个金字熠熠闪光。法院大楼坐北朝南，两只威武的独角兽伏在高大粗犷的花岗岩圆柱前，紫铜色大门庄重威严，高高的台阶让大楼显得高大肃穆。上班时间，法官们互相打着招呼，匆匆地从大门进入办公区。来打官司的当事人和旁听人员进来时，保安则告诉他们沿着路牌指引，进入西侧门，经过安全检查，进入审判区。

上午九时十五分，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梁永斌和审判员尤琴、助理审判员陈岗准时来到第三法庭门口。他们身穿法袍，神情庄严。梁永斌约五十来岁，身高一米七五，留着分头，椭圆脸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，左手夹拿着卷宗，右手拿着一支钢笔站在前面。坐在审判席前面的书记员姜莉见法官们在法庭门口已经站定，起身喊道：“全体起立！请法官入席！”

梁永斌在审判长位置站定，左右看两位法官也已站好，遂说道：“请坐下！”

在经过核实当事人身份，宣布法庭纪律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等程序之后，梁永斌敲击了一下法锤，朗声说道：“现在开庭！”

梁永斌之所以今天亲自担任审判长，是因为本案有着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纠葛。原审被告本案被上诉人吉二林是某银行分理处的主任，他的哥哥是本院的一个庭长；而上诉人聂晓初则是市某公司的会计，到处告状说本案因吉二林哥哥是庭长的原因，未得到公正审理。这如同火上浇油，双方彻底撕破脸皮，互相攻击对方，使一个原本简单的离婚纠纷变得错综复杂，市中院两次发回重审，这是第三次上诉。



本庭的法官基本都参加过此案审理，除了需要回避的，已没有合适人选当审判长。梁永斌只好自己来审。

本案复杂在于聂晓初的折腾劲儿上。三年前，吉二林结交了一个情人，二人在外租了房屋经常幽会。聂发现吉二林常常深夜不归，就悄悄跟踪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发现了秘密。一天夜里十二点多，聂谎报家中有贼，领警察当场抓获正在床上的二人。从此矛盾恶化，变成了两只斗架的公鸡，分居是当然的事。

假使婷婷玉立的女儿帮着协调父母关系，也许情况没有这么糟，偏偏女儿吉娜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，也不与父亲说话。

本案吉二林显然是过错方，聂晓初希望法院把两处房产一起判给自己，让吉拍拍屁股走人，法院如不这样判，聂就三天两头到妇联工会等处诉苦，甚至把捉获吉与那女人在一起的照片到处散发。结果，吉被银行提前内退，聂也被公司提前内退，形成“两败俱伤”的典型的中国式离婚。

聂晓初像着了魔，听不进别人的劝，脾气也大变，稍不如意就会发火，几次在法庭上吵闹，成了小有名气的“不讲理”，法官也不愿意惹恼她，只想把案件判掉，聂不再闹就行。

梁永斌开庭前已反复阅读了本案卷宗，暗自下定决心要将本案调解，否则，判决公平而聂却误认为偏向吉；过分偏向聂，又会使本案显失公平，唯有调解可以让聂闹腾不起来。在庭审调查中，他注意围绕调解做工作。

“吉二林，你有没有被聂晓初在夜里拍过照片？”梁永斌问。

“有过。那是她精心策划的。”吉二林回答道。

“你在外嫖女人、租房间，这也是我策划的吗？”聂晓初抢话反驳道。

梁永斌立即制止道：“聂晓初，本庭问话是分别进行，刚才问你，吉二林并没有抢答，你现在也不应当抢话，明白吗？”

聂晓初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聂晓初，本庭问你，你有没有将吉二林和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印出来，贴到吉二林所在银行门口？”梁永斌问道。

聂晓初爽快地承认：“有过。是我做的不赖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上诉认为需要解决什么问题？”梁永斌追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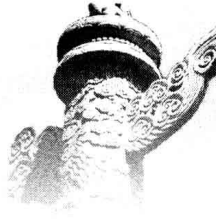
“夫妻共同财产分配要合理。”

“还有其他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梁永斌转向吉二林问道：“吉二林，你同意聂晓初的争议焦点吗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

“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梁永斌向右征询尤琴的意见，又向左征询陈岗的意见，二人均摇了摇头，表示没有问话。

梁永斌说道：“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，离婚案件判决前，应当先进行调解。聂晓初，你愿意在本庭主持下，进行调解吗？”

聂晓初与代理律师耳语了一番，律师帮助答道：“愿意。”

“吉二林愿意吗？”

吉二林的代理律师也答道：“愿意！”

“本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，对本案先行调解。现在休庭！”

梁永斌把双方带进调解室坐定，对他们说：“通过法庭调查和辩论，你们双方心里都清楚自己有多少理，有多大理，合议庭当然也清楚。作为审判长，我希望能搁置争议，互相原谅，双方和好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聂晓初答道。

吉二林说得更绝：“决不可能。”

“既然双方没有一点和好意向，那么，合议庭尊重你们的意见。你们夫妻一场，愿意最后调解财产分割矛盾，我也赞成。建议你们双方各自拿出一个调解方案，既要考虑自己的合法利益，又要考虑对方的合法利益，做到基本平衡行不行？”

聂晓初答应说：“行。”

吉二林答应：“好的。”

梁永斌继续说道：“双方都同意了，就这么办。请双方各自和代理人先商量一下。”

聂晓初没有料到梁永斌非但没有压制她，反而让她自己拿解决方案，有一种被尊重的感动。

她和律师商量后，先来将自己的意见单独向梁永斌作了汇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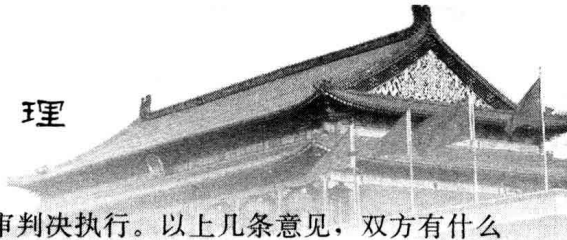
在听取了吉二林的想法后，梁永斌又将双方召集到一起说道：

“双方的意见我都听了，各有道理，而且双方的意见已经比较接近，下面，我综合双方的意见，提出一个方案来，你们双方看看行不行？”

聂晓初说：“行。”

吉二林说：“好。”

梁永斌请书记员姜莉记录调解协议，自己则字斟句酌缓缓地说道：“一、双方自愿离婚。二、双方婚生女吉娜随母亲聂晓初共同生活。父亲吉二林每月补贴生活费六百元整，至吉娜独立生活时止。三、现有房屋两套，聂晓初分得一套新房，现住



房归吉二林所有。四、家中现有动产依一审判决执行。以上几条意见，双方有什么补充？”

双方都说没大的意见，只是在如何执行上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，然后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，并在送达回证上签收。至此，双方闹腾了两年多的离婚顺利调解结案。

聂晓初临走前说：“梁庭长，非常感谢你！你没有跟我讲多少道理，我怎么就听你的呢？”

梁永斌笑道：“你现在后悔了吗？”

聂晓初忙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你办案子我服气。”

梁永斌笑了笑说：“我想，你需要尊重，需要让受伤的心得到安宁。”

聂晓初答道：“是的。我最受不了他抛弃我。十几年的夫妻，人老珠黄了，一脚蹬了。”

梁永斌安慰说：“都过去了。自利利他，回去后把协议履行好，相信你会有新生活的，好不好？”

她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梁永斌把她送到门外。

回头时，吉二林站起身来说：“梁庭长，你真神了，三言两语就把那个泼妇说服了，我真的没想到。”

“吉二林，你这个说法不好，光自利不利他，难怪要吵架、要离婚。明白为什么了吗？我们要尊重对方，既利己又利人。假如她听到你骂泼妇，她会怎样做？”

“我知道错了，梁庭长。我一定改。”

“那好，毕竟夫妻一场，离了也不能失掉风度，回去互相利人利己，把调解协议主动履行了，不要让我再操心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！”吉二林利落地答应道。

2

梁永斌面带笑容，回到自己办公室，把法袍脱下挂进衣橱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。

尤琴走了进来：“梁庭，调了？”穿着法袍的尤琴，虽很俊俏，毕竟严肃，现在身穿便服，一张鹅蛋形白净的脸上，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，一头秀发披逸在身后，让人看了赏心悦目。

“调了。”梁永斌看着她回道。



陈岗也跟进来说：“梁庭，我们刚上来一会儿，怎么把案子就调解了，什么法子？”陈岗身材魁梧，长得敦实，白胖的脸上挂着眼镜，饱满的额头泛着油光，头发后背，看上去很斯文。

梁永斌笑了笑对二人说：“也没有什么。关键是开庭前要熟悉案情，在庭上对任何一方都不能有偏袒，先找出双方共同点，再找出双方不同点，先让双方自己想办法解决不同点，然后你就有办法去解决了。”说着，打开抽屉，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递给陈岗。

尤琴说：“你是说解决问题的方案，是他们自己的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要巧妙地把解决问题的方案变成当事人自己提出来的，调解就成功了一半。”

陈岗说：“哦，难怪你办案件，调解率有百分之六七十。”陈岗过来给梁永斌点上烟，说道。

梁永斌笑道：“你夸张了。调解率和撤诉率加起来吧。”

尤琴说：“基层法院的法官们都说你是调解高手。你上次演讲说给当事人递梯下台法等十二种调解方法，大家觉得蛮管用的。”

梁永斌说：“这方法是全庭的，也是你们的工作经验，我只是提了提。以后全靠你们了。”

“庭长，你又来了，才过五十岁，以貌相看，四十岁还没到呢。何况法官应该是越老越值钱啊。”

尤琴忙接过话头：“庭长是要我们在调解艺术上多下工夫。”

陈岗笑咪咪地说：“尤琴同志多会体贴人呀！什么时候也体贴一下我？”随即又自嘲说：“得，得，得，我怎么可以要求人呢？该罚，敬烟。”他故意闹笑说。

梁永斌接过他递过来的香烟说：“今年院里安排我们的研究课题，就是民事调解。现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，民事调解是篇大文章。”

“哎，对了，您写的《审判调解艺术》影响很大，今年在这基础上加加工，不就可以吗？”尤琴说。

“可别想着偷懒啊。我跟你们商量，今年写《调解学》，从现在开始搜集资料，有没有信心？”梁永斌问道。

尤琴说：“行。我把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经验的资料找出来。”

陈岗说：“我也搜集资料吧。”

梁永斌说：“你们两位都是硕士研究生，应当有著作才好。你们写吧，我就当个接生婆。”

陈岗快嘴说道：“庭长你本来就有女人缘，少妇都喜欢你。你再帮助女人接生，

想让妇产科医生失业啊——哈哈。……尤琴，你看呢？哈哈。”

陈岗逮住机会，猛开了一把玩笑，得意地笑着。

梁永斌被他这一说，感到自己说的不妥也笑起来了。

尤琴觉得让妇产科医生失业也蛮好玩的，跟着笑了起来。于是三个人有抱着肚子笑的，有笑的呛住气咳嗽的，全都笑着。

“你们几个呆子的呆，傻笑的傻。什么事这么高兴？”副庭长陆达甫听到笑声踱了进来。

陆达甫中等身材，胖胖的脸上眉毛很重，平常也是喜欢开玩笑的角儿。

陈岗止住笑，装成正经地说：“梁庭长说他要接生婆，我问尤琴什么时候生二胎？”说罢自己又笑了起来。

尤琴被笑窘了一回，脸涨得通红，对陆庭长说：“陈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梁庭说，今年想写《调解学》，叫我们先搜集资料做做准备，他自己做接生婆，陈岗就扯到我身上了。”

陆达甫听着也笑了：“陈岗，你这个呆子，知道庭长说的什么意思吗？”

陈岗说：“这简单，庭长要我们写书，他来迎接作品问世。”

陆达甫转脸对尤琴说：“你也跟着傻笑，明白含义吗？”

尤琴答道：“陈岗说得对呀！”

陆达甫说：“你们科班出身，理解的也许更准确。我觉得梁庭是在说一个故事。”

梁永斌微笑着对陆达甫点点头，递给他一支香烟。

陆达甫受到鼓励，知道自己说的与庭长的意思相吻合，就大胆地说道：“苏格拉底你们都认识吧？苏格拉底见到自己的妈妈年纪大了，还帮人家当接生婆，就受到了启发，想到自己也应当会这门艺术——产婆术。意思是自己虽然智慧不够，但是个‘爱智者’，愿意当知识的接生婆，帮助别人获得知识。苏格拉底有个学生叫柏拉图，柏拉图有个学生叫亚里士多德。”

“哇噻！陆庭你真可以，对古希腊的哲学家、思想家这么熟。看来，我们真要好好地向二位庭长大人拜师学艺呀！”陈岗诚恳地说。

尤琴这时不饶陈岗了：“你这人就会拍马屁！刚才还问我什么时候生二胎哩。”

梁永斌笑了笑：“别逗了，该下班了吧？”一看手表：“哟，十二点多了！”

陆达甫说道：“你上午手机响个不停，怪了，人不在老是响，人来了一声不响，看看是不是‘小老婆’打的？”陆达甫喜欢开玩笑，把家里电话说成是“小老婆”打的。

“好，我看一下，你们先走吧。”

梁永斌送走同事，打开衣橱，取出自己的休闲西装穿起来，顺手从口袋里掏出

手机，一看上面果然有几个未接电话，还有信息。

他索性回到座位，点上一支烟，开始翻看未接来电的号码，开头三个一样都是888开头，一看便知是他的；再往下看，是手机号码，一看还是他的。“这家伙已吃饭去了，下午回吧。”

梁永斌又看未读信息，两个还是他发来的，一个是“忙甚鸟”？另一个是“鸟忙甚”？不觉扑哧一笑：“这家伙闲着没鸟事，骚得慌了。”于是回了一条信息：“有甚鸟话？”就关上门，回家吃午饭了。

3

被梁永斌称为“这家伙”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铁哥们，好朋友匡世衡。现任市检察院分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。

匡世衡四十七八岁，身高一米八，喜欢梳个大背头，头发油光锃亮，一丝不乱，身体有点发福，原本长方形的脸，因这几年腮帮上长了肉变圆了，一双眼睛很深沉，让人看不清到底是在想些什么。

这几年他当上副检察长后，人变得深沉了，让人很难捉摸内心的真实想法。但他与梁永斌之间，关系有些例外，因而互相发信息，可以说些不见外的体己话。

匡世衡吃过午饭，走进自己办公室，准备在老板椅上迷糊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上午打的电话，嘴里念叨：“以为自己是庭长，连我的电话也不接。开会也应该回我信息呀。这鸟人迟早要吃苦头的。”

说着，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手机：“再给他发条信息，看他到底在干什么？”一看有未读信息，忙打开一看，笑了：“有甚鸟话？哼，你还知道回信息。”说着使用座机把电话打了过去。

“喂！你好！”

“好个鸟！上午给你打了几个电话。”

“噢，对不起，后来看到了。当时在开庭，手机放办公室。”

“当庭长还亲自开什么庭？想表现表现，当院长啰！”

“你们当领导的动嘴，我们干事情的跑腿呀。这个案子有点情况，需要我出庭。”

“当然，不是重要的案子怎么会惊动你大庭长呢？你办案经验丰富，理论水平又高，肯定是调解了吧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我们吃的这行饭，你知道，民事案件能糊掉是最好啦。对了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

“你现在干吗呢？”

“睡午觉呀，才睡着，被你喊起来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惊扰大庭长的好梦了。晚上有空吗？”

“说，有什么指示尽管下。”

“那今晚请你吃饭。”

“有什么事情？有哪些人？”

“你呀，就喜欢这样问，让人烦！我老匡请你梁兄不行吗？”

“当然行。不过，有什么事情，先透个风，好有思想准备。”

“没什么事，就是聚一聚，人嘛，你都熟悉。晚上六点半，在白湖渔港。就这样吧。”

说完，匡世衡挂断了电话，梁记斌听着手机里的“嘟、嘟”声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笑了一笑，回到床上睡不着，止不住回想起与匡世衡的交往。

那是举国刚刚开始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之初，百废待兴，人民渴望远离斗争，发展经济，有吃有穿。年轻人有的忙跳舞唱歌，有的忙补习自己的文化。

梁永斌才从部队回来，在工厂政工科上班，晚上参加夜校的文化补习，跑到位于市中心的教师进修学校来听课。那时还没有课本，油印的教材上面印着课文，生字注音，词语解释，以及中心思想和写作技巧等。

授语文课的钱老师，三十几岁，梳着背头，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回城的知识青年，操一口普通话，讲课慢条斯理，抑扬顿挫，很有点感染力。

“来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梁永斌。”梁永斌立即起立，像军人回答首长的问话。

“嗯。你把朱自清先生的《绿》朗读一下。”

梁永斌使用普通话大声地朗诵起来：“……这梅雨潭的绿啊……”梁永斌读完课文，有同学鼓掌，全班竟然也鼓起掌来。

钱老师称赞道：“梁同学对梅雨潭的绿这一句读得很投入，特别是这个‘绿’字的着重音读得很到位，大家闭上眼睛感觉一下，是否看到、听到、闻到、感觉到了这梅雨潭的‘绿’了。”

课间休息，钱老师走到了梁永斌所在的这一堆同学中，梁永斌忙掏出一支香烟递上去，并划着火柴帮老师点着香烟。

钱老师说：“你们都抽烟啊，也难怪，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了。你们本来应该在学校读书的，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。现在社会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，你们现在的选择是正确的。”

同学们七嘴八舌地问：“老师，我们还有机会读大学吗？”

“有啊！”钱老师说：“我相信只要你们想学，一定有机会读大学的，哪怕读广播电视大学、函授大学也行。”

大家听说有机会读大学，都很兴奋，钱老师转脸向梁永斌说：“梁同学，我看你有一定文学基础，搞点创作，也许会有成就。”

散学的时候，有几个同学和梁永斌一道回家。

月光如水似银，路灯发出昏黄的光，照在初绽嫩叶的梧桐树上，显得轻柔温馨。大家学着梁永斌的腔调：“这梅雨潭的绿啊……”一路笑一路走着。

有个同学靠近梁永斌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匡世衡，住将军巷。梁兄住哪里？”

“哦？这么巧。我也住将军巷。”

“那咋没有见过你？”

“刚从部队回来没几天。”

“你在部队做什么？”

“写过新闻报道。”

“难怪你有文采。你知道今晚是谁带头鼓掌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噢。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敢那么投入地读，我蛮佩服的。”

“谢谢。你在哪工作？”

“在厂里，当操作工。”

“你多大啦？”

“二十二岁。你是兄长，以后我叫你梁兄。”

“行。以后咱们是同志，不，还是兄弟好，咱们就做兄弟吧。”

两人边走边聊，不知不觉进了将军巷。

“到我那里坐一会吧，才九点多钟。”梁永斌邀请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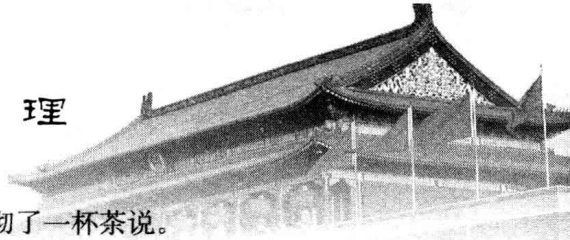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会影响家里人？”

“我一个人住。”

匡世衡随梁永斌开门进入堂屋，又进入东房间。

这是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房子，临巷开门，后门即是大门，前后两边四厢两天井，住着五户人家。梁永斌住最后一进的东边一间。

“你一人住，蛮宽敞的。东边窗子有月光照进来，西南靠天井的窗子也有月光洒进来，通风也好，蛮惬意的。我住在一个小厢房里，光线和通风都不好。”匡世衡四处打量房间说。



“那改天去您府上拜访。”梁永斌给他沏了一杯茶说。

“行，到时梁兄可要赏光啊。”

“既然是弟兄，何必那么客气。”

“梁兄，这个执鞭自督条幅是你写的么？”

“涂鸦的，别见笑。”

“执鞭自督。良马见鞭影而驰，充满进取精神。”

“过奖了。我记得鲁迅说自己写作困倦时，仿佛看到老师藤野先生鼓励的眼光，就来了劲头。我晚上看一会儿书就想睡觉，写个条幅是鞭策自己不要偷懒。”

“你自己订了学习计划吗？”

“也不是什么计划。就是放学回来，读点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什么的。二十几岁才开始读，记不住了，再不用心读，只怕将来要后悔了。”

“梁兄啊，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真受启发。我妈唠叨，每天要我十点之前睡觉，现在都十二点多了，回家必定挨骂。今晚跟你睡，你明早陪我练拳去，行吗？”匡世衡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也将教他练拳作为留宿的条件。

“好啊！”梁永斌爽快地应允了。

这一夜，二人不知说了多少话，从此有了友谊，也奠定了共同进取的基础。

梁永斌想到这里，心底认为匡世衡比自己有出息，他约自己吃顿饭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，便放心了。

匡世衡挂掉电话后就有点后悔：“梁永斌职务没我高呀。但他是中院庭长，朋友多交际广，手中有实权，今晚请他吃饭，也是求他帮忙，我怎么能口气那么硬呢？他听了必定不舒服。不过也是为了请他晚上务必参加晚宴，他也不该有什么想法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抓起电话，给工商银行周行长打了过去：“老周啊，人我已给你约好了！其他照计划办吧。”

说完，“啪”一声搁了电话。

匡世衡点燃一支烟，靠在老板椅上悠闲地前后摇动，心中却想起往事。

与梁永斌认识以后，自己喜欢与他在一张床上睡，海阔天空地聊天。每逢早晨，总是自己起身拍醒他：“梁兄，该起床了。”

“几点啦？”

“五点了。”

“还早呢，再睡一会吧。”

“练功要早，现在已经迟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起床。”

梁永斌极不情愿地起来，与他一起上山练功。活动开筋骨，跑步，匡世衡练了

一套散打拳，梁永斌也练了擒拿格斗拳，二人便下山回家。

到了面店门口，梁永斌说：“世衡，请你吃个面，这家的味道挺好。”

匡世衡说：“不了。我妈我爸知道我一夜没回家，可能正着急呢。”说着，竟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匡世衡没有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说走就走的原因。他清楚，自己喜欢独断独行的这个个性，始终让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个隔阂，融不到一块去。

过了段时间，匡世衡要参加拳击赛了，他对梁永斌说：“梁兄，我明天晚上在体育馆比赛，你能喊几个人帮我助威？”

“可以啊！你参加多少公斤级的？”

“七十公斤级。”

“和哪里比？”

“与江洋市。听说对方蛮狠的。”

“你有主场便利。我们帮你助威。”

晚上，梁永斌如约来到市体育馆，他约了几个朋友前来助阵。

体育馆内灯火通明，但因为是业余拳击比赛，观众不多，约有三四百人。

匡世衡是第二个出场。

“8号，加油！8号加油！”

梁永斌一帮人尽力帮匡世衡鼓劲。

前两个回合，双方打成平手。第三个回合，台下猛喊：“勾拳！勾拳！直拳！直拳！”

梁永斌他们一喊，全场也跟着喊，他们的起哄真收到了效果，气氛显然对匡世衡有利。

只见他们两人打着，慢慢地靠在一起，双方搂抱起来了。“勾拳！勾拳！”“捣死他！捣死他！”双方拳头在腰际乱点。

突然，“甕”地一声哨响，裁判宣布第三回合结束，此时，匡世衡利用裁判视线死角，在对方腰上猛捣了一拳，被台下观众“嘘”了一声。

从第四回合起，对方似乎变了一个人，先是步步紧逼，匡世衡只有招架之功了，梁永斌他们在台下猛喊：8号，加油！8号直拳！匡世衡用左手先护着头，右手护着胸前，不失时机地反击一下，但还是被一步一步地逼向了台角。

忽地，对方打出一个漂亮的左钩拳，匡世衡本能地去防卫，露出了中间的空挡，“嚯”一声，对方一个重重的右直拳，打在了脸上，匡世衡觉得一阵刺痛，心想不好，嘴唇可能被打破了，不由得怒从头上起，双拳一阵乱捣，竟唬住对方往后退缩了。

往后的比赛，匡世衡感到台下为他加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，自己出拳的次数也